

# 調查雲岡造像小記

趙邦彥

## (一)雲岡造像之歷史

山西省大同縣之西有山曰武州，東西數百里，南北五十里，其最高處曰雲岡。岡之南面崖谷，開窟鑿佛無數，即著名之北魏石廟造像也。此距縣治計三十里。明永樂時，曾建堡於雲岡之上，嘉靖時，移置山麓。今所謂雲岡堡者，蓋即魏土地記所稱之武周塞口者是。考石窟開鑿之時期，諸說頗不一致。魏書釋老志云：

初，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，自中山被命赴京，值帝出，見於路。御馬前啣曜衣，時以爲馬識善人。帝後奉以師禮。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周塞，鑿山石壁，開窟五所；鑄建佛像各一，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飾奇偉，冠於一世。

此謂開窟五所，始自曇曜，其說一。大唐內典錄四云：

道武皇帝改號神瑞元年，當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也，出據朔州東三百里，築城立邑，號爲恆安之郡。爲苻堅護軍；堅敗後，乃即真號。生知信佛，興建大寺；恆安郊西大谷石壁，皆鑿爲窟，高十餘丈，東西三十里，櫛比相連，其數衆矣。谷東石碑見存，紀其功績，不可以算也。其碑略云，自魏國所統賞賦，並成石龕；故其規度宏遠，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。

此謂諸洞並成於道武之世，其說二。又清胡文燁雲中郡志三云：

石窟十寺，在府治西三十里，後魏建，始神瑞，終正光，歷百年而功始完。

此謂石窟疏鑿經歷百年而始成，其說三。綜上三說，大唐內典錄所記，最爲失實；雖舉碑文以自證其說之可信，要屬傳聞之辭，未足依據。雲中郡志之說，不知其根據何書。其云始自神瑞，較內典錄所云似稍近理。然道武帝時，雲岡有無造像，太平真君毀滅佛法，舊像能否保存，在今日尙未有堅實之證據；故吾人仍當以釋老志所記自曇曜始開窟五所之說爲是。又就現存石刻五種考之：

(一)太和七年碑——太和七年，歲在癸亥，八月三十日，邑畿信士女等五十四人，自惟往因不積，生在末代；甘寢昏境，靡由自覺。微善所鍾，遭值聖主，道教天下，紹隆三寶，慈被十方，澤流無外；乃使寤夜改昏，久寢其悟。弟子等得

蒙法潤，信心開敷，意欲仰酬洪澤，莫能從遂。是以共相勸合，爲國興福，敬造石廟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。願以此福上爲皇帝陛下，太皇太后皇子，德合乾☰，威踰轉輪；神被四天，國祚永康；十方歸伏，光揚三寶，億劫不墜。又願口諸人命過口師，七世父母，內外親族，神栖高境，安養光接，託育寶花，永辭萎葺，證悟無生，位超羣首；若生人天，百味天衣，隨意滄服；若有宿殃，墮洛三塗，長辭八難，永與世別。又願同邑諸人，從今已往，道心日隆，戒行清潔，明鑒實(?)相，暈揚慧日，使四流傾竭，道風常扇；使慢山崩頽，生死永畢。佛性明顯，登階住地；未成佛間，願生生之處，常口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之。俱遊形口影響常行大士百萬諸行化度一切，同登(?)正覺。還及累劫先師七世父(按此碑在第十四洞東壁上方，記文不全，未識何故。)

(二)太和十九年碑——碑在第十四洞窗拱東側，未得拓片。

(三)太和十三年碑——大代太和十三年，歲在己巳，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，比丘尼惠定□□□□發願造釋迦多寶彌勒像三區，願□□□□世安隱戒行□利□□日□誓不退轉，以此□□功德，還及七世父母，累劫諸師，无□衆生□同□□(按此碑在第十洞，拓片模糊。)

(四)太和十九年碑——碑在第四十三洞口外左方。記文甚長，惜風雨剝蝕，文字漫漶。

(五)延昌九年碑——大代延昌九年十月十五日，恆安□□□都統□□□舊宮二十□匠造彌勒第七佛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按此碑在第四十三窟迎東一小窟左側。)

上列五碑，屬於太和者四，屬於延昌者一，則內典錄所謂並成於道武帝之世者，不攻自破。諸碑之造像主，或爲邑畿信士女等五十四人，或爲比丘尼，安得謂爲統魏國賞賦以成之耶？延昌之碑，幸非全毀，則郡志所云終於正光者，或非全無所本。自曇曜開窟之後，邑里信佛之徒，承風而起，先後繼作，遂克蔚爲巨觀焉。

雲岡舊有十寺，載於郡志：

石窟十寺：一同升，二靈光，三鎮國，四護國，五崇福，六童子，七能仁，八華嚴，九天宮，十兜率。內有元載(按山西通志五十七古蹟考「載」作「時」)所修石佛二十龕。

考唐釋道宣續高僧傳一云：

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(中略)，住恆安石窟通樂寺，即魏帝之所造也。去恆安西北三十里北面石崖，就而鑿之，建立佛寺，名曰靈巖。

此所舉通樂靈巖二寺，不入郡志十寺之中，則十寺之名，或當在隋唐以後。迄於清初，止存其一。朱彝尊曝書亭集六十七雲岡石佛記云：

雲岡之寺有十，建自拓跋氏，今之存者，特其一耳。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，小至徑尺，斬山爲窟數十，鑿佛數千軀，架以飛閣。凡客大同者必遊於是。

朱氏所舉，即今之石佛寺。清代屢經修葺，並有碑記：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|
| (一)順治八年重修雲岡大佛閣碑 | } | 在今石佛寺東院 |
| (二)康熙戊寅重修雲岡寺碑   |   |         |
| (三)咸豐辛酉重修大佛寺碑   |   |         |
| (四)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廟宇碑  | } | 在今石佛寺正殿 |
| (五)同治十二年重修廟宇碑   |   |         |
| (六)光緒二年重修廟宇蒙漢文碑 |   |         |

此外五畫洞於清光緒二十年，寺僧出貲自修；故與石佛寺佛像特爲完好，而亦最失舊時真容。按上引郡志有「內有元載所修石佛二十龕」之語。或云此即唐人元載，其家豪侈，爲此佛寺，容或有之。然考之載籍，未得其證；雖諸洞造像不免有隋唐之作，亦未能定爲元載所修者。山西通志改「載」爲「時」，一字之差，朝市數易；爲唐爲元，尙須待他日之考定也。

雲岡諸窟，世多知之，其西頭尙有尼寺名石祇洹舍者，則或未爲人所留意。按酈道元水經漯水注云：

武周川水又東南流，水測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，比丘尼所居也。

廣弘明集引魏收釋老志云：

今時見者傳云，谷深三十里，東爲僧寺，名曰靈巖，西頭尼寺名(此下疑脫「石祇洹舍」四字)。鑿石爲龕，容千人以還者，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，餘處時有斷續。佛像數量，孰測其計。有一道人年八十，禮像爲業，一像一拜，至於中龕而死；尸僵伏地，以石封之，今見存焉。

兩書所言尼寺，當在今姑子廟地方，在雲岡之西七里。由此可知魏收所云石崖七里，佛龕相連，餘處時有斷續者，連靈巖及石祇洹舍而言之。唐人所云東西三十里內佛龕接比者，則承釋老志谷深三十里之言而誤。姑子廟之石舍窟室，因川水之衝刷，久已毀滅；惟河岸石壁，尚有殘像，足爲昔日尼寺之證也。又雲岡渡水而西小山上尙有二窟，高約丈餘，四壁刻佛像數十。相傳昔日雲岡造像工人聚居此處，開窟鑿佛，自爲功德；故其地名魯班窰云。

## (二) 北魏時雲岡之佛教

北魏諸帝，率崇佛氏。世祖晚年，有詔焚破佛像，坑殺沙門；然當時僧俗信佛之風，未盡革也。高宗嗣位，重興三寶，羣下承風，朝不及夕。逮師賢之卒，曇曜代之爲沙門統，而雲岡遂爲當時佛教之中心。

考曇曜之爲人性行卓絕，其先已深爲恭宗所敬禮。釋老志云：

先是沙門曇曜，有操尚，又爲恭宗所知禮。佛法之滅，沙門多以餘能自效，還俗求見。曜誓欲守死，恭宗親加勸諭，至於再三，不得已乃止。密持法服器物，不暫離身，聞者歎重之。

及爲沙門統，又極得僧侶之信仰。開元釋教錄六云：

沙門曇曜，未詳何許人，少出家，攝行堅貞，風鑒閑約，以魏和平年中，住北台昭玄統，綏緝僧衆，妙得其心。

高宗既禮奉曇曜爲師，曜因奏立僧祇戶粟及寺戶之法。釋老志云：

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，即爲僧祇戶，粟爲僧祇粟；至於儉歲，賑給飢民。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，以爲佛圖戶，以供諸寺掃洒，歲兼營田輸粟。高宗並許之。於是僧祇戶，粟及寺戶，徧於州鎮矣。

蓋曜在當時，其權幾與魏主相埒，史言魏割民力以奉釋氏，非無由也。

曇曜既爲當時教主，乃對印度沙門，集諸大德，共盡力於翻譯佛經之事。沙門最着者，曰常那耶舍，曰吉迦夜。釋老志云：

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。

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三云：

沙門吉迦夜，此云何事，西域人。遊化戒慮，導物在心，以魏孝文帝延興二

年，歲次壬子，爲僧統曇曜譯雜寶藏經等五部合二十五卷，劉孝標筆受。

此外尚有沙門釋曇靖，撰提謂波利經二卷者，大唐內典錄曾力言其妄。又有沙門道進，僧超，法存等，魏書稱其並有名於時，演唱諸異，亦附舉其名於此。

于此有一事須稍加考證者，即前舉古今譯經圖記所云，吉迦夜譯經五部，其筆受之人爲六朝有名之文學家劉孝標是。考南史列傳云：

劉峻，字孝標，本名法武。……宋泰始初，魏尅青州，峻時年八歲，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。中山富人劉寶，愍峻，以束帛贖之，教以書學。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，更徙之代都。居貧不自立，與母並出家爲尼僧，旣而還俗。峻好學，寄人廡下，自訓讀書，常燎麻炬，从夕達旦，時或昏睡，爇其鬚髮，其精力如此。時魏孝文選盡物望，江南人士才學之徒，咸見申擢；峻兄弟不蒙選拔。齊永明中，俱奔江南，更改名峻，字孝標。

南史不言孝標有譯受佛經之事，而記其曾流徙代都與母並出家爲僧尼，旣而還俗。孝標爲僧及還俗之年，已不可考。其爲吉迦夜筆受諸經，則據古今譯經圖記，爲延興二年。考宋明帝泰始五年，魏人盡有青州之地。魏人用兵青徐，自天安元年始，即宋泰始二年也。使孝標之被畧，即在是年，是時年八歲，延興二年爲宋明帝泰豫元年，孝標此時才十三歲耳！爲吉迦夜筆受諸經，必無此事。按靖邁之說，蓋本於道慧宋齊錄，及梁僧佑出三藏記集諸書。僧佑錄二云：

雜寶藏經十三卷。（原注「闕」。按隋法經衆經目錄三云十卷，後魏延興年，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。）

付法藏因緣經六卷。（原注「闕」。按衆經目錄六云四卷，後魏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。）

方便心論二卷。（原注「闕」。按衆經目錄五云一卷，後魏延興年，吉迦夜與曇曜譯。）

右三部，凡二十一卷。宋明帝時，西域三藏吉迦夜於北國以僞延興二年共僧正釋曇曜譯出，劉孝標筆受。此三經並未至京郤。

道慧宋齊錄原書已佚，唐人多有引之者。大唐內典錄四云：

雜寶藏經十三卷。

付法藏因緣傳二卷，（或四卷。因緣廣異曜自出者。）

稱揚諸佛經三卷。（第二出。一名集華，一現在佛名，一諸佛華，四名。與羅什，宋跋陀羅譯出者，本同出異。）

方便心論二卷。

右五部二十五卷，宋明帝世，西域沙門吉迦夜，魏言何事，延興二年，爲沙門統釋曇曜於北台重譯，劉孝標筆受。

據此，則僧佑作記，當時實未見其書。道慧宋齊錄，固屬可信否？殊爲爲一疑問也。或云，孝標南奔，在齊永明中，流徙魏土，已十餘年，既不爲孝文帝所選拔，其抑鬱可知，乃爲西僧譯受諸經，容或有之。峻南歸後，曾撰類苑及注世說新語，今所傳雜寶藏經，體例髣髴相似。又道慧僧佑與孝標之時不遠，所記必有依據。如其所言，亦似近理；然延興二年之說，必不足信。

曇曜等所譯佛經，除已見引諸條外，尚有數種。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九云：

〔元魏北台〕入大乘論二卷，（堅意菩薩造。）淨度三昧經一卷，（第二出，與寶雲譯二卷者同，廣略異耳；見道祖錄。）

武周刊定衆經目錄一云：

大吉義神呪經一部四卷，（四十紙，或二卷，）後魏太和十年曇曜譯，出達摩鬱多羅錄。

綜上所述，北魏時雲岡佛教之盛，蓋可想見。自曇曜開窟以後，北台諸帝，每幸武周，从可知其愛護之深焉。魏書帝紀云：

顯祖皇興元年八月丁酉，行幸武周山石窟寺。

高祖延興五年夏五月丁未，幸武周山。

太和四年八月戊申，幸武周山石窟寺。

太和六年三月辛巳，幸武周山石窟寺，賜貧老者衣服。

太和七年五月戊寅朔，幸武周山石窟佛寺。

### （三）雲岡諸洞

石窟連亙里餘，大小約計四十餘所，大者高七八丈，小者不過數尺。其他小龕錯落，不可勝數。東起石鼓，西迄塔窰，依巖開鑿，與龍門相似。石鼓之東，依稀尚

有殘像，而洞址全毀，莫可指名。茲自東阻西，約略述之：

(第一)石鼓洞 (第二)寒泉洞 (第三)碧霞宮

石鼓洞高丈餘，正中爲一石窠堵波，作四方形，直上與洞頂相連。塔分二層，層各設一龕，多寶佛趺坐其中。四壁雕刻諸佛菩薩，最下層刻釋迦未成道前請事跡。洞外左方巖上，有清朱廷翰石刻一，文字半已漫漶。寒泉洞體制與前洞相似，而略爲高大。洞口上有雲深處三字，莫辨誰氏所署。兩洞新遭剝鑿，精華頓盡。碧霞宮不過一小窟，中無佛像，署字朱色未盡蕩滅，當是清人所作。



(第四)靈巖

靈巖一名譯經樓，傳是昔日曇曜等譯經之處。洞極寬大，中間石柱幾占全洞三分之二。柱之南面正中，鑄阿闍佛，垂膝而坐，右手施無畏，左手作說法印(圖一)。右侍菩薩，冠上有迦羅奢瓶，爲得大勢之幟幟。左侍觀世音，冠虎頭冠，中無化佛。(按石鼓洞西壁上有觀音，左手執淨瓶，與此異。)此外諸壁皆空，洞外有廟，基跡猶存，高閣飛甍，尙可想像。

(第五)樓窰子

樓窰子，俗名也。洞前舊亦有廟，今圯頽已盡。洞內石柱作長方形，各刻釋迦立像及諸侍从菩薩。其上復有小像，合掌而立(圖二)。四壁刻千佛等。諸像衣褶冠飾，不若前洞之精麗，新被盜鑿，圖中所示一佛及三菩薩，其頭今皆無有矣。



(第六)寄骨洞 (第七)寺頂

圖 二

寄骨洞在樓窰子迤西另一山上，東面石壁，建鑿數小窟，寺僧云昔日土人投尸骨於此，故名。其北尚有龕室，像已全毀。其西爲寺頂，在阿彌陀佛洞頂左方，亦係諸小窟相比而列。

(第八)阿彌陀佛洞 (第九)釋迦佛洞 (第十)菩薩洞 (第十一)佛籟洞

阿彌陀佛洞最爲高大，主佛自踵至髮際，高營造尺五丈二尺五寸。釋迦佛洞中柱，分上下二層，分鑄諸佛。兩洞諸壁，滿刻衆佛菩薩，瀏覽一過，未獲詳叙。藻井刻印度式荷花及諸飛天，殊爲工緻。天人飛揚，衣帶當風，備極生動之致。菩薩佛籟兩洞，制與前諸洞又異，中無方柱或主佛，洞口左右有兩門神，略呈忿怒相。其上右方爲摩醯首羅天，三頭六臂，橫右膝坐伏牛上。左方爲毘紐天，五首六臂，結跏安金翅鳥背上。菩薩洞像尙完好，寺僧堆積雜物，未得細觀。阿彌陀佛等四洞，即今石佛寺是。

(第十二)阿閼佛洞 (第十三)毘盧佛洞 (第十四)接引佛洞

(第十五)離垢地菩薩洞 (第十六)文殊佛洞

上列五洞，俗名五畫，情代重加修葺，佛像多失舊容。其西尙有一窟，高六七尺。諸洞外多小龕，工極精妙。

(第十七至第十九)萬佛洞

三洞，寺僧總名之曰萬佛。體制相似，中爲主佛，四壁刻坐佛高尺許者，分行排列，不可勝數。自此迤西諸洞，並在廟外，多爲村人所居。

(第二十)不知名洞 (第二十一)接引佛洞 (第二十二)普賢菩薩洞

(第二十三)阿閼佛洞 (第二十四)寶生佛洞

接引佛洞主佛，或云即是魏文成帝。北壁上有數梵僧，僅存頭部，云是曇曜吉迦夜等。阿閼佛洞亦極高大，東爲普賢佛洞，西爲寶生佛洞。寶生佛洞，止畧存洞形而已。

(第二十五)白佛洞

白佛以尙未裝金故名。主佛係坐像，下部已半毀。左右侍立菩薩，从前或有四尊，今只存其一，右手施無畏，左手作施願印。其上有一小龕，中爲釋迦與多寶二如來。其上又有諸天人等。

自白佛以西十七洞(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二，)殘毀特甚，且小窟居多，舊旣無名，



艸一過，未克詳述，茲特從畧。

### (第四十三)塔窰洞

此洞體制與東頭石鼓寒泉相似，而高廣過之。石塔中立，四壁雕刻千佛等。

雲岡諸巖，多係沙石所成，不易持久。風雨摧折於外，山泉漸滲於內，經歷千有餘年，自然摧頽，無世無之。晚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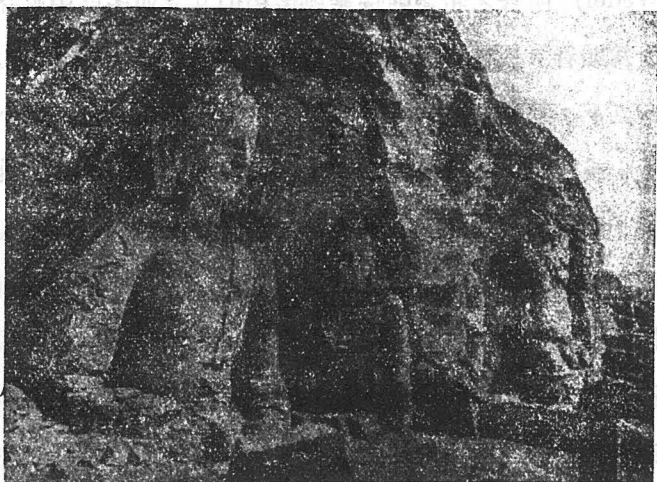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三

西人研究東方藝術，雲岡造像，自法人沙曠 (Chanvanne) 攝印一部分行世以來，深為東西洋人士所注意。國人投之荒郊，莫知愛護。遊人任意殘毀，居民隨時鑿伐，諸洞造像遂不免有朝不保夕之慮。本年五月迄八月中，所失獨多，其事已經古物保管委員會常惠先生詳細紀述，登諸報端，茲無煩重叙。各洞所失佛頭，列表如次：

洞數	1	2	5	6	7	10	14	19	21	29	31	40	42	43	魯班窰兩洞	
所失佛頭	22	7	9	3	6	4	2	4	4	15	4	1	7	13	36	總失 137

中國刷石為像，通常謂秦漢以來始有之；最近發掘殷墟，得殷代石刻殘像，乃知此事淵源甚古。佛教藝術隨教義而東來；休屠金人，雖未必為此土最初之佛像，而涼臺顯節篋之畫，見於牟子理惑論者，蓋非虛妄。魏晉之世，東西交通，日益頻繁；白氈土木之像，隨僧侶經論而來中國者，不可勝數。工人造像，摹倣梵相，依從經典；故當時佛教藝術不免受印度中亞之影響，為必然之結果也。

雲岡造像，就大體言，與印度健陀羅系之藝術最近，就細部言，則大同之中，又有小異；此稍知佛教藝術者，類能言之。造像多根據佛氏傳說；如諸洞所刻釋迦一生事跡，與普曜經所記多相吻合。多寶釋迦共坐一龕，或現形寶塔中，如蓮華經所記。阿彌陀佛及彌勒像，所在多有，此可知當時教義之流布及通俗之信仰。佛籟洞口有摩醯首羅及毗紐天等像，此為兼刻外道者。諸佛面相，惟數小龕頗與格林偉代爾 (Grün

Wedel) 所舉之希臘阿保羅神像相似。其他多已中國化；如靈巖三尊及白佛洞諸佛，最爲顯着。蓋當時工人，就其理想中之如來，竭其才力，使其三十二相；吾人今日置身其下，猶有酈道元「真容巨壯，世法所希」之歎也。西頭諸小龕之像，有頸部特長者；或謂此爲鮮卑民族之特徵，而以雲岡爲拓跋氏之藝術，則正恐未必然。諸佛衣裝，如白佛洞主佛披宗祇支衣，全爲梵式；其旁侍菩薩之衣褶，亦爲印度造像所常見。至其他以平行諸線表其褶紋者，蓋爲中國之舊法而已經改進者。飛天之衣帶飛揚，則或爲後代畫家「蘭葉描」之祖。諸洞多窠堵波，頂作寶珠形，全爲梵式；而寒泉石鼓之柱塔，檐椽四出，此爲羸雜中國成分者。五畫洞有刻宮室形者，與漢畫所見，亦大致相似。諸窟佛像之圖光，有作圓形而飾以荷瓣者，純爲健陀羅式。其背光之有兩重，一作橢圓形，止於頭部，一作珠形襯托全身者（如圖三所示，）則爲健陀羅所未見。諸洞時有孔雀，印度之珊支（Sanchi）大塔亦有之，而形狀稍異；此或爲印度孔雀王朝之幟幟。至諸窟所刻之柱飾花紋，爲中國舊時所未見，全自印度希臘而來；日人木下杢太郎等所著之大同石佛寺，言之頗詳。雲岡造像之歷史，已詳於前；從藝術上言之，則靈巖三尊，當爲中國佛教藝術成熟時期所作，世謂爲隋唐之際所造者，蓋屬可信。樓窰子諸像較爲古拙，其時期或較早。西頭小龕，亦有如唐代所作之佛像。凡此諸端，均當細論，此間未暇詳述。此外有一事可注意者，則魏書釋老志所云——

太安初，有師子國胡沙門邪舍遺多，陁難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到京都，皆云備歷西域諸國，見佛影迹及肉髻。外國諸王，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，莫能及。難提所造者，去十餘步，視之炳然，轉近轉微。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，致佛鉢及畫像跡。

太安初年，離雲岡開窟之期不遠；難提能自造像，身與其事，甚爲可能。若然，則當日誠有印度工匠參與建鑿之事矣。又按師子國爲今錫蘭，其藝術在舊時屬於印度南派；魏書言難提備歷西域諸國，則其東來實道出北印度，雖爲師子國沙門，而其藝術或得之健陀羅也。

#### (四)附錄

山西一省，寺廟中保存壁畫最多。就大同論之：雲岡石佛寺廟壁畫藥叉大將，達

摩渡江及千手觀音等，寺僧云並清康熙時作。五畫洞外層亦有畫佛，蓋清代修葺時，舊刻像已剝落因污蝕而補圖之。城內上華嚴寺大殿四壁滿繪諸佛，其前又有塑像。西門外曹福廟壁畫走雪山故事。諸壁雖屬晚近所作，其中頗有精妙者。

十月十二日，彥由所派往雲岡調查，并與大同縣政府接洽保護石窟造像之事。當日午刻，乘平綏路車西行，翌日午前四時，到大同，住車站附近福興棧房。十四號上午，赴縣署與綦縣長商略保護雲岡造像事。午後參觀師範學校及遊覽上華嚴寺九龍壁等處。二十四號晨刻，雇橋車赴雲岡，縣中派警兩名同行。十一時許，到石佛寺。安置行李於僧寮畢，即開始調查東頭諸洞。次晨天氣驟變，陡降大雪，然仍繼續察看迤西諸洞。二十六日早起，雪漸霽，乃渡水赴魯班窰等處。山中冷不可耐，午後遂雇車返大同。二十七日重赴縣署，申謝派警保護之意，并告以魯班窰等處尚有佛像，請其留意。是晚十二時乘車返平，次日午後五時許返所。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報告